

一段难忘的影像

王江

1993年前后,西影制片厂何志铭导演拍摄纪录片《路遥》,到我就读的延川县城关小学一年级教室采集镜头,在我身上停留了六秒钟,使我与这位文学巨匠跨越时空相逢……

六秒光影,半生执念。

时光退回到1993年,延川县城关小学的校园里,午后阳光漫过青砖黛瓦,琅琅书声伴着黄土风飘向远方。彼时的我,还是个懵懂孩童,穿着母亲手改的衣裳,踩着已经变形的布鞋,从未想过,自己会与“路遥”这个名字结下不解之缘。

何志铭导演的纪录片《路遥》,用镜头定格了路遥年少求学的时光。那时的我,不懂何为文学,不懂路遥笔下的苦难与坚守。随着年岁渐长,我慢慢读懂了路遥,读懂了《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的挣扎与奋进,读懂了《人生》里高加林的迷茫与抉择,读懂了黄土高原上那些平凡人在苦难中向阳而生的力量。更读懂了,纪录片从来不是简单的影像复刻,而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那六秒的光影,看似转瞬即逝,却成了我半生的执念与底气。黄土高原的儿女,生来便带着土地赋予的坚韧与赤诚,生于贫寒不坠青云之志,历经风雨不改赤子之心,路遥便是这般模样。他在苦难里扎根,在平凡中坚守,以笔为犁,深耕故土,把黄土高原的烟火气息、陕北儿女的风骨精气神,尽数揉进字里行间,让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都能在他的文字里看见自己,读懂坚守,觅得前行的力量。而我,暂且自恋一下,想象着自己作为他年少身影的短暂载体,恍惚间觉得那短暂的时光交集,对我而言是一场精神的传承与接力,让我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历经多少浮沉,都不忘黄土根,不忘赤子心,始终带着那份刻在骨子里的倔强与温柔,稳步前行。

二

黄土为魂,岁月为笔。

陕北的黄土高原,是路遥的根,是他文学创作的源泉,也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这片土地,沟壑纵横,风沙漫卷,看似贫瘠荒凉,却藏着最醇厚的人情,最不屈的生命力。若有幸,我一定会倾尽毕生笔墨,写尽这片土地的春秋,写透陕北儿女的悲欢。

路遥的文字,从来都不事雕琢,质朴得如同脚下的黄土,却字字千钧,饱含深情。他写陕北的山,是雄浑厚重、绵延不绝的脊梁;写陕北的水,是蜿蜒

花树下,泥土上

张炜

春色撩人。杏花白,桃花红,梨花含苞,樱花也嘟起了小嘴。一进老宅的月亮门,老妈拍花,我拍老妈——花树下,妈妈的背影踏实而温暖。

给菜园里的几棵果树上肥,是老爸老早就定下的事,今天终于动手了。

一铁锹下去,翻起松松散散的黑黄熟土。这自然是老爸年年上肥、细心浇灌的结果。围着树干挖一圈土壕,撒上肥料,再填埋平整。老妈心疼儿女,不断叮嘱:“壕挖浅点,挖小点。”

歇了一会儿,接着干第二项活——除草。

菜园被杂草覆盖,绿茸茸的。单是观赏,这薄薄一层绿意,衬着千朵万朵压枝低的繁花,真是赏心悦目。可在庄稼人眼里,草就是天敌。几行菠菜夹在草丛中,绿汪汪的,透着诱人的鲜活。

有一种草,细长的茎顶着一簇簇小白花,散落在角角落落。老爸叫它“满天星”,说它生命力极强,种子即便不成熟,落在土里也能生根发芽,一两个月就能

长到齐膝高。除草,就要毫不客气地把它们清除干净。

弟弟和我丈夫锄东园,我跟老爸锄西头。

我拿着锄头,一下一下,与其说是锄,不如说是砍。锄头很沉,砍下去,草从土里被剔出来,泥土翻起来盖在后面的草上。“转过身来锄,草在眼前,你身后就只有地了。”老爸边锄边示范,“锄一下,往后再带一下,草就连根拔起了。”

八十七岁的老爸,干活又快又好。他大学读的是化学系,却一辈子与土地相伴——办农校、当驻队干部、在农保所当所长,对农事农活有自己的一套经验。锄头在他手里像长了眼睛,一锄下去,草根翻出,土块细碎。

越干越觉得草长得繁密。我顾不得草里夹杂的小蒜、香菜、蒲公英,一股脑全砍了。再看老爸,遇到菠菜、香菜,就小心拾起来放在一旁。我瞬间愧疚起来——竟把蔬菜和野草一样对待,太对不起用心种菜的老爸、老妈了。

于是边锄边捡,反倒不觉得累了,多了几分收获的喜悦。那些被我“抢救”回来的菠菜,带着泥土的湿润,格外鲜活。

老妈坐在地埂边择着菠菜,目光却时时落在锄地的四个人身上。“歇一会儿吧,别把我女子累坏了!”她一会儿朝这边说,一会儿又叮嘱那头,“快喝水再干!”

终于,草锄完了。抬头看,花儿依旧在枝头热闹地开着;低头看,泥土被重新翻整,松软而干净。清明一过,点瓜种豆,这一方花树下、泥土上的菜园,又会生出新绿,醉了眼眸。

曲折、滋养万物的血脉;写陕北的人,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坚韧,是粗粝生活里藏着的温柔。他从不回避苦难,反而在苦难中挖掘希望,在平凡中铸就伟大,这便是路遥文字的力量,也是陕北土地赋予他的精神底色。

这片黄土地的文字,本就该如土地本身一般,质朴却有力量,细腻却不矫情,于烟火寻常处见真情,于岁月平淡中藏哲思。若可能,我一定会循着故土的脚步,以清雅细腻的笔触,描摹陕北的四季晨昏,写尽这片土地的灵秀与厚重。春日里,黄土坡的杏花顶着料峭春风绽放,粉白的花瓣随风轻舞,落在耕牛的脊背上,晕开一片温柔的春意,风里裹着泥土的腥甜与花香,是陕北最动人的序章;夏日里,骤雨冲刷着纵横的沟壑,洗去浮尘,黄土变得鲜亮温润,田垄间的庄稼在风雨里挺立,不低头、不折腰,彰显着生命最顽强的姿态,雨后的彩虹挂在山巅,是苦难过后最珍贵的希望;秋日里,五谷丰登,谷穗沉甸甸地弯下腰,漫山遍野都是金黄的丰收色,陕北人的脸上漾着朴实的笑意,唢呐声顺着山风飘远,热闹又温情,是岁月馈赠的圆满;冬日里,白雪覆盖高原,天地一片素净,屋内的炕头烧得滚烫,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话着家常,喝着烧酒,暖意驱散了严寒,烟火气里藏着最踏实的幸福。

这片土地上,有太多值得书写的故事。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日复一日耕耘,用汗水浇灌希望;有坚守讲台的教师,默默奉献,点亮山里娃的求学之路;有走南闯北的匠人,坚守手艺,传承着陕北的民俗文化;还有无数像路遥一样,心怀梦想、不甘平庸的普通人,在平凡的日子里,拼尽全力,活成自己的英雄。这些平凡的人和事,是黄土高原最动人的风景,也是路遥笔下最鲜活的素材。如有一天,我要让这片土地的精神,透过文字,跨越山海,打动每一个心怀热爱、奋力前行的人。

三

以心为炬,以文传情。

路遥曾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这句话,陪伴我走过了三十九载人生路,也成为我行走世间、直面生活的信条。这片黄土地养育了路遥,也养育了我,他笔下的风骨与坚守,早已融进陕北儿女的骨血

里。有一天,我定会以心为炬,以文传情,把这份刻在土地里的精神信仰践行到底。

路遥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赤诚的一生。他生于贫寒,长于沟壑,却从未向苦难低头,以笔为犁,深耕故土,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文字里,写尽黄土人间的烟火与挣扎、平凡与伟大,用文字温暖了无数迷茫的灵魂,激励了无数前行者的身影。他虽已远去,但他的精神永远留在这片黄土高原上,留在每一个热爱生活、心怀热望的陕北人心中。我深知,这份精神不是尘封的过往,也不是空洞的念想,而是融入日常的坚守,是刻进骨子

里的执着。行走在这片热土上,我始终以路遥为镜,守着本心,循着他的笔墨足迹,感受黄土高原的一呼一吸。我踏过延川的老街旧巷,摸过城关小学的斑驳砖墙,听过田间地头的乡音俚语,见过黄土坡上的朝暮更替,渐渐懂得,真正打动人心的文字,不是凭空雕琢,而是源于对土地的深情,对生活的体悟,对平凡生命的敬畏。它要沾着黄土的气息,裹着人间的烟火,藏着心底的赤诚,方能跨越时光,直抵人心。

我愈发懂得,文字的意义,不止于记录,更在于温暖人心、传递力量、镌刻精神。如有一天,我定会带着对故土的深情,对平凡生命的敬畏,书写这片土地的变迁与成长,书写普通人的坚守与奋斗。我会写延安城的日新月异,写黄土高原的生态蜕变,写荒山变绿岭、浊水变清流的岁月巨变,让文字紧跟时代脚步,镌刻下故土的新生;我会写基层百姓的日常烟火,写田间劳作的农人、讲台坚守的教师、街头奔波的匠人,写每一个为生活拼搏、为梦想前行的平凡身影,让文字饱含温情,戳中人心;我会写陕北文脉的传承与新生,让陕北民歌的悠扬、剪纸的精巧、说书的质朴,在新时代里焕发生机,让黄土高原的精神新火相传,生生不息。

四

岁月幽深,情感绵长。

从城关小学的懵懂孩童,到如今三十九载风雨兼程,那六秒镜头始终在我心底熠熠生辉,对路遥的怀念,也随着岁月的沉淀,愈发绵长厚重。路遥虽已远去,但他的文字,



时光



黄土

风情

陕北民歌注(节选)

史小溪

东山上点灯西山上明

听说你那个得病我做祈祷的梦,
你身上有病呀(干妹子)我心上疼。
人面前想你装成满脸笑脸,
人背后想你呀(干妹子)我泪蛋蛋抛……

这一首男女爱情表白的信天游,取材于日常生活,曲调高亢、深沉、流畅,是典型的陕北唱腔。情感表达真挚而强烈。对暗恋的干哥哥(或干妹子)瞭望不见而内心产生的怅惘焦灼;听说干妹子有病内心的担心忧虑;买下几斤梨不敢送到家门口的呆痴困惑;人背后想干妹子的悲伤心境。“你身上有病我心上疼”“想妹妹想得我真愣愣神”,对他心爱的人的牵挂爱怜,形象生动、纯朴炽热。陕北子洲籍女歌手崔苗演唱的此曲情深意切最为动人。

陕北,我的故乡,她土生土长的要素里深深遗留着我们民族骨子里最宝贵的东西。

我把陕北看作神在黄土地试验人类生存极限而特置的一块试验场。悠久漫长的岁月,她贫穷得令人落泪,恹恹无助得不忍让人复述,赤诚敦厚得让人感言留恋。

贫困偏远的黄土高坡上,那些祖祖辈辈苦涩活着、挣扎着的纯朴的人们,头颅低着,灵魂却在飞翔。当我们要表现和赞美人类的爱情、简朴、厚道、勤劳、坚忍、隐忍等这些生存最初(也是永恒的)要素时,首先应该到这些山洼山沟里去刨挖寻找……

陕北民歌没有太多的矫饰,也没有太多的深奥晦涩,自自然然、朴朴实实、清清纯纯,如崖畔上迎风招展的一丛从红艳艳的山丹丹花,鲜活着一茬茬的年轻女子和后人。

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曾有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今天,当我们看到那些因为没有豪车、楼房,没有固定的职业、高昂的订婚彩礼,而蜷缩在城市角落、遗弃在荒远山庄,无法建立家庭,一群一群孤苦伶仃的单身男的时候,听到这样来自民间的歌声尤其让人觉得温馨暖和。

①陕北话,是说人背后想人才是最难熬的、才是最真情的流露:潸然泪下偷偷地哭,情到最深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得很伤心,手掌一抹泪蛋蛋扑簌簌抛向地面。

小桃红

一更子月儿(啊)灯碗碗升^①,
二老爹娘那爱财神^②。
啞哩哩啞啦啦^③(呀)无个人人问,
单个嘴嘴^④还是妹子那一个人。
哎——哎嗨哎——哎嗨
单个嘴嘴还是妹子那一个人!

……

小桃红,本是一种桃属灌木小植物,别名榆叶梅。在元曲中,《小桃红》成了一个曲牌名,多描写“春思”、女子生活爱情的内容。

这首《小桃红》,属陕北民歌中的小调一类。最早可追溯到明清时期,在民间艺人不断润色加工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熟。目前看到的老版本共八段,但目前一般歌手大多时候只唱前三段。歌曲内容从一更子唱到八更子,由夜阑一更“单个嘴嘴还是妹子一个人”到八更“草叶上露水地上的霜,干哥哥虽亲配不成个双”,女子羞涩又奔放的思春,通过时间递进,传递心理变化,倾诉自己的爱情不幸,孤寂与忧伤的心情。青春一年一年消逝,爹娘只是爱“财神”,看重金钱,依旧执迷不悟(陕北古来有父母做主买卖婚姻的陋习,看重钱财,就会在彩礼不称心意时拒绝儿女婚事),漠不关心女儿年龄一年比一年长大。虽然她有自己心爱的人,却“单个嘴嘴还是妹子那一个人”。

歌词细腻入微,亲切动人,融入陕北浓郁地域特色和民间艺术精髓。旋律悠扬起伏,弥漫着哀婉动人的抒情氛围,很美,极有自己的特点。它是低沉徐缓,娓娓道来,突然间抬高音量,高亢悲愤,用娴熟的陕北方言:“啞哩哩啞啦啦”“单个嘴嘴”“冰格凌凌”,进行情感自由宣泄。更彰显出一个女子的落寞无助,凄苦心境,对爱情的渴盼。也是她对封建包办、买卖婚姻的不满反抗。歌词中“哎——哎嗨哎——哎嗨——”悠长的、近乎哭腔的曲调是女子也是旧时代无数不幸女子的吟叹和共鸣。

人物内心世界的独白描写直率本真。因了女子思春的情景中有“三更子月儿照门来,双扇扇门儿单扇扇开。浑身身上下冰格凌凌地凉,双手手把哥哥搂在了我的怀”,所以也被有些人归为“酸曲”,其实它仍是一首很传统的女子怀春的爱情歌曲。当代已有很多音乐歌手在保留传统元素的基础上对这首民歌改编创新,但毋庸置疑,它的原汁原味最原始的母本才是最动听的。

①就像灯碗碗里刚点着的灯苗一样,微小淡黄、摇曳飘忽、朦朦胧胧。在陕北悠久的岁月中,农家祖辈一直都是点一盏小小的蓖麻油灯(昏暗一点,却氤氲一层暗香)。20世纪70—90年代不少农村还在点着麻油灯或煤油灯,直到1997年才宣告陕北农村开始实现三通(通水、通电、通路),以三通为主的农村解困工程带来了乡村的根本变化。

②爱财神,就是爱银钱。过去陕北婚嫁,男方托媒婆上门提亲,都要商讨彩礼钱。有的父母贪心,索要钱财很多。

③啞哩哩啞啦啦,是指风刮过来的声音。孤单的一个女人,躺在床上,寂寥落寞、胡思乱想,只有窗外那不尽的风声啞哩哩地响。唐初诗人王维的“细枝风乱响,疏影月光寒”,清代郑板桥在衙门里做官时写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其实都是描述这种孤独无奈、寂寥落寞的心情。

④单个嘴嘴:陕北土语,这里指孤单、孤苦,势单力薄。

打胡基的记忆

李艳斌

在这十二个紧密的窝窝里,夯出一口气都不泄的结实玩意儿。

包产到户后,家里喂了牛,得盖个牛圈。砖是金贵东西用不起,还是得靠胡基盖。那些胡基,是从拆掉的生产队旧饲养室后墙上扒来的。父亲先用手拂去浮土,再用瓦刀,像考古学家对待文物一样,轻轻敲掉外面干结的泥皮。然后,才把一块块老胡基小心地、完整地撬取下来。

接着,我们两个人,他当大工,我当小工,用灰斗、泥座子,把这些承载着两个时代记忆的胡基,再一块块砌成自家的牛圈。父亲砌墙时极静,只有瓦刀敲击胡基的轻响和偶尔指挥我“递泥”“扶正”的短句。空气里弥漫着土腥味、汗味和新割麦草的味道。那时不觉得苦,看着土黄色的墙一寸寸长高,心里头是满满的、安静的成就感。我打心里佩服父亲的细致和耐力,活再累,他也从不对我发脾气,只是用行动告诉我,过日子就像砌这胡基墙,急不得,也马虎不得。

再后来,家里种烤烟,就在院子大门口的空地上,盖起了一座烤烟楼。除了一侧靠着院墙,其他三面也都是用胡基垒起来的。烟楼盖成那天,父亲蹲在远处抽了一根烟,久久地望着那座敦实的土黄色建筑,仿佛望着又一个即将成型的希望。

现在想起来,所有这些辛苦——窑洞口不远处的牛圈,大门口沉默的烟楼,它们的目的都如此简单而磅礴:把日子往前拱一步,给我们兄妹几个,一个能遮风避雨、容我们长大成人的地方。

现在早没人打胡基了,那热火朝天打胡基的场景,那用胡基一点点垒起家的过程,再也见不着了,只能到记忆里头去翻找。

时代轰隆向前,胡基墙倒了,砖墙起了,日子似乎变得轻省而明亮。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从未被拆除,那些被夯进土里的力气,砌进墙里的耐性,还有那无声的盼头,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换了一种形式,从有形的、土黄色的墙,化作了无形的筋骨,沉甸甸地长在了我的脊梁里。我带着它们,就像父亲当年带着他的胡基梁子和石杵子,在这看似平顺却也并不容易的日子里,踏踏实实地把日子往下过。

